

西夏写本中的笛谱*

魏安 著 汤君 译

摘要：本文指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保存的西夏写本 Танг. 22/1 上的十个乐符是宋元时期的笛谱，也是现存十字笛谱系统的最早样本。它与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乐谱、《事林广记》中的笛谱、元代乐曲集《乐府浑成集》中的十字记谱系统相同。其次序又同于《辽史》“大乐”中的十字乐符表，并与英藏 Or. 12380/21 号西夏写本上的乐符有着相像的面貌和几乎相同的次序。这表明这种十字笛谱在宋辽境内流行的同时，极有可能也曾西夏流行。

关键词：西夏写本；音乐；十字简谱；笛谱

作者简介：魏安（Andrew C. West, 1960-），生于苏格兰，文学博士，曾任职于耶鲁大学和伦敦大学，现为独立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少数民族文字的信息处理。汤君（1973-），女，河南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

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保存的西夏写本和刊本中，有两件写本上抄着一些特殊的符号^{[1]72-74, [2]69}。至迟从 1965 年起，这些符号就已经被认出是乐谱。当时不列颠博物馆东方书籍部的埃里克·格林斯蒂德（Eric Grinstead）造访了列宁格勒，注意到它们与其他地方保存的乐谱写本颇为相似^{[1]31}。然而，对这些符号的识读迄今却鲜有进展。

第一例乐谱样品见于一件西夏文书（инв. № 4780）的纸背，^①凡四行，约四十个乐符^{[1]71, [2]74②}。这些符号与敦煌所出的那组唐代琵琶谱（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P. 3539、3719 和 3808^{[3]25:212,27:112,28:127-131}）极其相似，与 9 世纪日本的四弦、五弦琵琶谱也极其相似^{[4][5]③}，明显是琵琶谱的乐符样本。本文不准备再次讨论这个写本上的琵琶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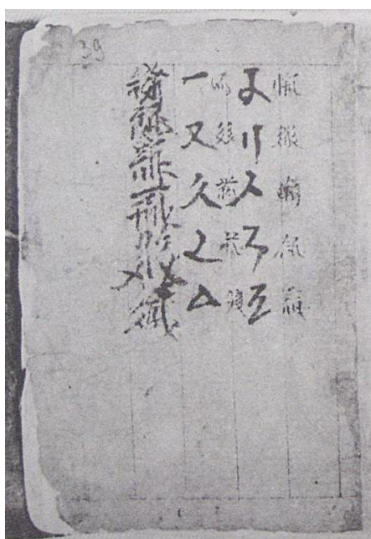


图 1 俄藏 Танг. 22/1 写本第 39a 面上的乐谱

第二例乐谱样品见于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抄本（索书号 Тапг. 22/1、新编号 инв. № 86、旧编号 инв. № 620^{[6]50-52.[7]7:258-278}）的卷末。这本书的最后一页（39a）上有两行乐谱，共十个符号（见图 1），这就是本文的主题。这个页面共有六行，行距稍宽（行格同该书的前七页），中有乐符两行，每行五个符号，字迹粗大，另附有六个西夏字，字写得较大但不工整。在每个乐谱符号的右侧都有一个略小的西夏字，这些小字写在文本的栏线上而不是自己独占一行。

最后一行的六个西夏字相对清晰，前五个字已经被聂历山、西田龙雄和李范文释读为“𐽄𐽆𐽇𐽈𐽉𐽊”（乾祐癸巳年），即乾祐四年（1173）^{[8]132.[9]83.[10]275}。最后一个字写得不清楚，但应该是“𐽋”（月）字，不过聂历山释读为“𐽌”（上）。学者一般估计这就是该书的创作或抄写日期，但由于这些西夏字写得并不像书的其他部分那样清晰和工整，所以也有可能不是与本书其他部分同时写的，也就是说，乐符和相应西夏字的日期题署是在乾祐四年补写在原抄本上的。

紧挨着乐符的西夏小字很不清晰，难以准确判读。西田龙雄在 1983 年对西夏韵图的研究中，仅仅注意到了里面有不明的文字及两句相应的西夏文，每句五字，但并没有尝试辨认那些西夏字和解释那些符号^{[9]83}。李范文在他 2006 年的《〈五音切韵〉与〈文海宝韵〉比较研究》中，给出了这些乐符旁边九个西夏字的可能读音，不过没能从整体上讲通其含义，也没能解释相应符号的意义。他得出结论说：“西夏文和符号，至今是个谜”。^{[10]275}

我认为这件写本上的神秘符号是宋、元时期使用的笛谱，也就是张炎（1248-1320）在其重要词学著作《词源》中探讨过的那种。使用这种笛谱的资料只幸存三种。

现存最大的笛谱保存在南宋学者、音乐家和诗人姜夔（1155-1221）的歌曲总集里。他的《白石道人歌曲》现仅存清代抄本，转抄自元末人所抄已佚 1202 年的宋代初刻本，其中有十七首词带有用箫或笙篴伴奏的乐谱^{[11]2:2a.[12]46.130.133④}。

一套七首正宫调的笛谱（无词）保存在元刻本南宋百科全书《事林广记》中（见图 2）^{[13]703.720}。这是一种称为“唱赚”的流行音乐的演奏底本，曾经在南宋和元代广泛传播。与姜夔那种用箫和笙篴伴奏的唱曲不同的是，唱赚由三人表演：一个人边唱边用竹板击节，一人击鼓，一人吹笛，就像元代书籍插图和一些辽、元壁画所描绘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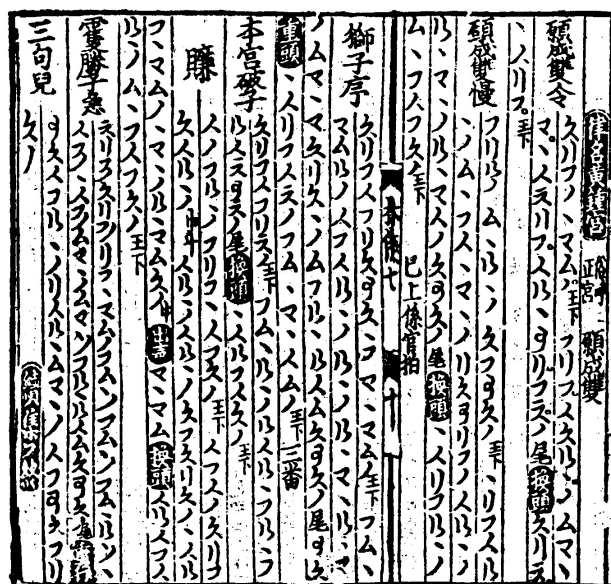


图 2 1330-1333 年刊《事林广记》里的乐谱

除了这些完整的笛谱样品之外还有三个非常短小的笛谱片段，由明代学者王骥德

(?-1623) 录自己佚的元代乐曲集《乐府浑成集》^{[14]4:1b-2a}。

这三种资料都采用了相同的记谱系统,共包括源自汉字草书或简化形式的十个乐符。^⑤它们和琵琶谱里用的乐符类似,并且其中有四个符号是琵琶谱和笛子谱共用的。从唐代至元代间使用的琵琶谱和笛子谱都是一种指法系统,每个乐符代表着奏出乐音所需的特定指法。就琵琶谱而言,每二十个基本符号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四弦指位(空弦或者手指按住四个弦槽中的一个)。至于笛子谱,则十个基本符号中的每一个都代表着奏出乐音所需的特定指法,即箫和笛的六个音孔哪些是放开的、哪些是按住的(见表1)。

相对音高	乐符	汉字	指法 ^⑥	附注
2̇	ㄅ	五	●●●●●○	“四”的高八度音
i	久	六	○●●●●●	“合”的高八度音
7	リ	凡	○●●○○●	
6	フ	工	●○○●●●	
5	人	尺	●●○○●●	
#4	厶	勾	●●○●●●	乐符“勾”和“上”不能共用。其使用取决于调式。
4	么	上	●●●○○●	
3	一	一	●●●●○○	
2	マ	四	●●●●●○	
1	厶	合	●●●●●●	

表1 宋元笛谱

与这些乐符对应的十个汉字中有九个仍然在当今的中国传统乐谱(工尺谱)中使用,一些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也仍然保留着宋元时期使用的乐符。然而,现代工尺谱与宗教和民间的乐谱系统都是音高标注系统,而不是宋元时期为笛子标注的指法谱。

俄藏 Tарг. 22/1 号写本最后一页所见的十个符号与姜夔歌谱和《事林广记》中的笛谱完全相同或极其相似,因此可以推定是一种笛谱。此外,十个乐符每个仅出现一次,并且所有的十个乐符不可能一起出现在同一个乐句里(乐符“上”和“勾”是互相排斥的,使用它们哪一个取决于曲子的调式),因而可以推测,那些乐谱不可能是某首曲子的片段,而只不过是包含十个单独符号的乐符表。如此,紧挨着这些乐谱旁的西夏字可能就是相应乐符的西夏语名称。这里有几种可能性:a)西夏语名称是汉语名称的音译;b)西夏语名称是汉语名称的意译;或者是c)西夏语名称与汉语名称无关。事实上,通过观察那些比较容易辨认的西夏字,可以很快判定这些西夏字就是汉语名称的音译,据此可以识别其余的西夏字(见表2)。

笛谱 ^⑦			西夏字 ^{[15][16]⑧}			
写本乐符	标准乐符	汉语	西夏字	参见	读音	译音字
久	ㄅ	五	𐽄	L1915 K4305	ˈu ˈu	五吴乌吾
リ	リ	凡	𐽅	L2476 K2760	xiwa xwâ	翻项
人	人	尺	𐽆	L3738 K0557	kow kon	工公翁军贡功
フ	フ	工	𐽇	L4018 K5009	tshji tshjie	尺赤齿滞痴治持池直
厶	么	上	𐽈	L0009 K5475	sjwo sj̄o	
一	一	一	𐽉	L1544	ji	夷依噫

又	マ	四	𠄎	L2460 K3107	sə sə	四斯嗣奴氏司思巴 丝死赐
久	久	六	𠄎	L4153 K0151	ljɪw ljɛtu	六略柳陆绿录
ㄥ	ㄥ	勾	𠄎	L1429 K4586	kjiw kjetu	鸪骄拘高究韭九
△	△	合	𠄎	L3540 K3252	xɑ xɑ	合哈褐皓阖河和

表 2 俄藏 Тапг. 22/1 号笛谱和西夏字的对应关系

对应于乐符“五”、“四”、“六”、“合”的西夏字用来音译相应的汉字都是毫无问题的。

对应于乐符“工”和“尺”的西夏字误倒：“𠄎”用作汉字“工”的译音字，本该对应乐符“工”，但实际上却放在了乐符“尺”的旁边。同样，“𠄎”用作汉字“尺”的译音字，本该对应乐符“尺”，但实际上却放在了乐符“工”的旁边。因此，要么是乐符的记录属于南辕北辙，要么是对应的西夏字误倒(下文我将证明西夏字的次序没错，而乐符的次序错了)。还需要注意的是，“尺”用作乐符时在现代官话读作 chě (正常读做 chǐ)，并没有体现在西夏字“𠄎”(tshji)的拟音上，这意味着“尺”字用作乐符时并无特殊的读法。

对应于乐符“凡”的西夏字“𠄎”是“花”的汉借词，但是西夏的 xiw/xw-也被用来对译汉语的 f，而这个字的读音(xiwā/xwā)听起来与通常用来音译汉字“凡”的西夏字非常接近：L2052/K0404 𠄎(xiwā/xwān)。此外，西夏字“𠄎”也用来音译汉语人名“郭翻”的“翻”，所以用它来音译“凡”字是说得过去的。

对应于乐符“上”的西夏字不用来音译汉字，但它的读音(šjwo/šio)听起来与用来音译汉字“尚”和“上”的西夏字非常接近，比如 L3774/K0893 𠄎 šjwo/šion，因而可以是汉字“上”的音译。

对应于乐符“一”的西夏字写得潦草，不易辨认，但我初步确定它为 L1544 “𠄎”字。这个字在当时中国西北部用来音译的汉字都是“一”的同音字或近音字。

对应于乐符“勾”的西夏字也不清晰，但我初步确定它为 L1429/K4586 “𠄎”字。这个字在当时中国西北部用来音译汉字“勾”的各种近音字，尽管它音译的大多数汉字都带有“勾”字本身不具备的颚化。然而，既然西夏字 L2074/K5424 𠄎 kew/ketu 同时用来音译“高”和“勾”，而“𠄎”偶尔用来音译“高”，那么“𠄎”就完全可能同样也用来音译“勾”。

这些乐符的次序(五、凡、尺、工、上、一、四、六、勾、合)相当有趣，因为它们很符合自然的乐音排列次序，从高至低(见表 1)，只不过跟前面表 1 的乐符(五、六、凡、工、尺、勾、上、一、四、合)比起来，乐符“六”、“尺”和“勾”的次序错了。然而，如果我们假定“工”和“尺”与它们对应的西夏字符之间错了位，并且乐符的次序本应以西夏字为正，那么错位的就只有“六”和“勾”了。这样调整后的次序(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仍然是错的(“六”和“勾”错位)，但它恰好符合《辽史》在叙述“大乐”时给出的十字乐符表，即：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15]6}。《辽史》(编于 1342-1343 年)的编修者和西夏写本(写于 1173 年)的书字人在次序上出现同误，这不可能是巧合，而是暗示着两者来自同样的底本，或许是辽代契丹音乐著作，或许是已佚的金修《辽史》。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 Тапг. 22/1 号写本抄于 1173 年，大约是在姜夔歌曲集初刊的三十年前，是现存十字简谱系统的最早笛谱样本。然而，它或许不是黑水城写本中的唯一一笛谱。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件西夏写本(Or. 12380/21)残片上有一行部分难以识别的符号，和俄藏 Тапг. 22/1 写本上的乐符非常相像(见图 3 和表 3)。虽然难以肯定，但英藏 Or. 12380/21 写本上的那行符号看起来也的确是笛谱的十字乐符表，采用的是几乎和俄藏

Танг. 22/1 写本同样的排列次序。



图3 英藏 Or. 12380/21 号写本

Or. 12380/21	Tang. 22/1	Chinese	Pinyin
■	ㄅ	五	wú
リ	リ	凡	fán
□	人	尺	chě
フ?	フ	工	gōng
フ or 么?	么	上	shàng
一	一	一	yī
人?		尺	chě
フ or マ?	マ	四	sì
久?	久	六	liù
厶	厶	勾	gōu
厶	厶	合	hé

表3 英藏 Or. 12380/21 号写本和俄藏
Танг. 22/1 号写本的乐符对照

两件不同的西夏写本上都发现了十字笛谱，这一事实表明这种在宋、辽境内流行的民间笛谱极有可能也在西夏流行。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即其他写本上还会有带有西夏歌词的笛谱，正有待发现。

注释：

- * 译者按：本文编译自 И.Ф. Попова сост. *Тангу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2, с. 443-453。译文曾由作者审校。
- ① 索书号以及新的馆藏号 (инв. №) 尚未被著录过。
- ② 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 (А.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在他 1981 年和 2009 年的著作中复制了 инв. № 4780 中的乐符抄本。
- ③ 存世日本琵琶谱的例证见 Wolpert 1977 年和 1981 年的论文。
- ④ 五代北宋时期，词的演唱通常是用琵琶伴奏。但到了南宋，箫和笙在少数坚持词的音乐性的诗人如姜夔和张炎那里成为受青睐的伴奏乐器。参见张炎《词源》卷 2，第 2a 页和夏承焘征引的姜夔按语。
- ⑤ 有关笛谱的音乐理论见于张炎《词源》卷 1，第 6 页 a 面^[18]和《事林广记》(《中国古代音乐史料》，第 691-693 页、第 722-724 页)。
- ⑥ 指法是依据《事林广记》中的图解绘制的 (参见《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 721 页)。黑色圆圈代表按住音孔，白色圆圈代表放开音孔。吹孔在六个音孔的右面。
- ⑦ 标为“写本乐符”的一栏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Танг. 22/1，标为“规范乐符”的一栏来自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19]。
- ⑧ 标为“参见”的一栏里给出李范文 2008 年 (首标 L) 和克恰诺夫 2006 年 (首标 K) 的编号。标为“读音”的一栏里给出李范文字典 (上) 和克恰诺夫、荒川词典 (下) 的西夏字拟音。标为“译音”的一栏给出依据李范文字典和克恰诺夫、荒川词典里的西夏字可以对译的汉字。
- ⑨ 《辽史》卷 54，第 891 页。一些版本的《辽史》好像有着乐符简谱的书面记载 (参见李石根 1987 年著作第 6 页)，但我所见的版本都用的是标准汉字。

参考文献:

- [1] А.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Книжное дело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тангутов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коллекции П.К. Козлова)*[M]. М.: Наука, ГРВЛ, 1981.
- [2] А.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Музык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тангутов [J].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10 (2009), pp. 63-75.
- [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5.
- [4] R.F. Wolpert. A ninth-century Sino-Japanese lute-tutor [J]. *Musica Asiatica* 1(1977), pp. 111-165.
- [5] R.F. Wolpert. A ninth-century score for five-stringed lute [J]. *Musica Asiatica* 3(1981), pp. 107-135.
- [6] З.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M].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 [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2007.
- [8] Н.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ие фонетические таблицы (штудии в области тангутской фонетики)[J]. Н.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Кн. 1.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 132-139.
- [9] 西田龙雄. 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の研究(下)[J]. 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 22 (1983), pp. 1-187.
- [10] 李范文. 《五音切韵》与《文海宝韵》比较研究[J]. 西夏研究 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1] 张炎.词源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 1909.
- [12] 夏承焘.白石诗词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13] 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4] 王骥德. 曲律[M]. 北京图书馆珍本缩微胶片第 2418 种。
- [15] 李范文.夏汉字典(第 2 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16] Е.И. Кычанов, Arakawa Shintaro. *Тангутско-русско-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M].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2006.
- [17] 李石根. 西安鼓乐谱式分析[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7.
- [18] 刘纪华.张炎词源笺订[M].台北: 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 1974.
- [19] 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M]. 北京:音乐出版社, 1957.

Musical Notation for Flute in Tangut Manuscripts

A. West